

玫瑰花 卷下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九編



商務印書
館印行

玫瑰花卷下

第十章

是夕晚餐。二人各有所懷。急欲求罷出外。細談。然席間聚談甚緩。二人欲行。衆爭止之。勿出。飯後聞教堂之鐘已十動。迦茵及大洛美。遂同赴月臺。大洛美出時。取一輕毡。徐徐同步。至於月臺之上。此二人別後第一次造膝。談心也。二人並肩倚於鐵闌之上。月光四徹。纖悉畢見。花臺石徑。一一在目。湖光受月。如銀大洛美鋪毡。攢石上。邀迦茵坐。以膝抵石。雙臂交加而立。迦茵以背抵石。刻之。獅以面臨湖。意謂大洛美亦必與之同觀。乃大洛美不面湖而面。

迦茵。迦茵此時衣青色之衣。卽在烏兀定作歌時所著。但未加珠串。百無妝飾。但於襟上加玫瑰一朵。胸前加以花飾。落落大雅。翛然出塵。大洛美大動其愛情。不惟愛也。而且敬禮其人。至切且懇。不覺流露於眼光之上。蓋大洛美忍俊不禁。欲吐實矣。迦茵無心迴頭見狀。大駭然。心中所思正謂大洛美。何以不求利司忒。正於此時舉頭。適與大洛美眼光對射。卽曰。大洛美勿作癡迷之狀。有語趣。以見示。大洛美以手拊迦茵之肩。曰。迦茵吾今悉其肺腑之事。以告爾。爾當助我不惟求助。且欲得爾之身。其所必欲。得爾者。小別三日。令我寂寥寡歡。至於極地。爾今日之來。卽來蘇我。我百凡動靜。皆爲爾而勃。勃然森動也。所以待汝。傾談至數句鐘之久。

一刻如度。一年且欲掬誠相告。故偏不能待。至此自烏兀定聞歌。
以來則爾身與我乃大有係屬。今吾心之言何由自達。須知吾有
生以來所歷之事無數。其需汝者爲事至巨。汝之一身竟能使我
前此及後來之事均爲爾壓制。至於不能自脫於爾手。汝身似爲
我之寶座。及其冠冕。嗟夫迦茵。吾見世間女郎多經吾所畫者。亦
多然畫後思。卽隨之而滅。亦未嘗注意。一女亦不解女子與男子
之關情。自當日聞歌。使人醉輾。方覺人間有男女之愛情。汝歌中
有云。數彼珍珠。吾自是知所數矣。前此模糊。今始了了。嗟夫迦茵。
但願爾心中察我所言。加以裁擇。大洛美語時。一膝跪於迦茵之
前。以首抵其胸。默然無言。而迦茵則不言。不動。如木偶而心中亦

至。愉。悅。自。覺。前。三。日。心。緒。之。無。聊。亦。似。爲。此。於。是。引。臂。抱。大。洛。美。
覺。神。識。亦。頗。爲。昏。覺。平。日。清。超。涼。躊。之。心。一。時。盡。泯。大。洛。美。受。抱。
卽。曰。爾。我。今。爲。夫。婦。類。一。人。矣。然。大。洛。美。之。心。醉。神。迷。迦。茵。見。之。
亦。戚。戚。不。可。自。寧。忽。思。己。貌。頗。寢。較。之。大。洛。美。彌。復。不。如。何。爲。嫁。
之。則。力。按。之。不。令。視。已。大。洛。美。則。以。爲。迦。茵。已。許。之。矣。其。忻。悅。至。
於。匪。言。所。宣。復。舉。頭。呼。曰。吾。妻。迦。茵。大。驚。二。頰。皆。絳。心。亦。聳。動。不。
止。卽。推。去。大。洛。美。以。目。視。湖。光。大。洛。美。亦。起。侍。立。其。旁。以。爲。迦。茵。
已。允。之。矣。樂。乃。無。藝。此。時。二。人。均。無。言。較。言。時。彌。復。情。切。大。洛。美。
亦。知。更。握。其。手。者。事。或。中。變。不。如。靜。候。綸。音。少。須。迦。茵。言。曰。汝。意。
謂。我。將。爲。爾。句。大。洛。美。顫。聲。曰。然。此。來。正。復。爲。爾。今。茲。不。能。再。問。

且爾既已允我。胡再喋喋。適爾雖不吾許。旣無禮節。且不授戒指。然其意已顯然。如揭何復須此繁文。迦茵徐徐視大洛。美覺大洛。美之顏色精神。皆躍躍欲飛。迦茵幾欲以手自掩其面。不令大洛。美相。己趣令之。以目面湖。或面森林也。卽跂一足。加於短闌。以手挾頭而思。言曰。大洛美汝之言此可云攻其不備。令人不能驟答。亦知吾自作歌以後。彼此知音。而交情亦因之而摯。吾今質言之。前此但爲朋友之交。今則大異似不爲朋友矣。今日之言爾殆樂極矣。然吾初意以爲商利司忒之事耳。不期乃及於我。此時人人皆知利司忒之美麗冠時。足以偶汝。卽我之心亦云然。大洛美曰。此事乃與吾心相反。迦茵曰。大洛美。今夕之言爲吾所夢。想不到。

請以明日奉覆。大洛美曰。吾之情人。吾思毋待再籌。所對趣答。可爾適所請。所答彼此神會。胡彼明日之一言。今且同坐更談。餘事迦茵曰。否。此事非易。蓋此語突來。令人昏懵。不能作答。須知婚姻大事。不同兒戲。且非輕諾。於乘興之時。法須耐久。不敗永永。相娛如地。之有基方。不坍塌。富貴可共貧賤。患難亦可共。吾曾至有妻之家。其子女則稱吾爲假母。其中艱苦難言之事。吾早知之。故立誓。不嫁防弗終也。今爾求婚於我。則當容我以十二句鐘。思之。大洛美不能答。仍坐石上。以背就湖。以首向迦茵。迦茵則仍遮其面。大洛美則抱膝而搖其首。用以自攝其心目。亦他珣大洛美此時。着黑漆之革履。紅色之襪。紅黑相間。光華耀目。忽思及晚中必着。

此襪或異日請迦茵爲我織之。思時仰首望窗，識與迦茵所居之處。其中相間者尙有數窗，然仍自信迦茵之許已。因仰首適觸迦茵之衫袖，言曰：「爾適聞吾言，均無所感動邪？」迦茵曰：「勿多言。婚姻必重質實，不關於一時之感動。果爾願爲道義之交，宜趣歸寢。今夕可勿再言。」吾聞明日十一點時，將赴教堂中試琴。明日我亦同往聽爾琴聲。十二點後，爾去其引風琴之人，待我爲之。此時我自有答詞。今且歸息，吾亦少倦，且留此凝思。其故大洛美起立於迦茵之旁，且引其長裙以口親之。曰：「吾親十字矣。其聲甚恭且切，如出至誠。」匆匆遂行。迦茵聞大洛美已入，且闔其扉，復坐大洛美跪處。此時大洛美去而迦茵之簪，乃少蘇。自撫其胸，卽爲大洛美。

以首抵己之處。不期心有所感。淚亦墜落。迦茵平日無淚。且無一人直呼其名者。不無感。大洛美之知己。胸頭之花。已落於地。惆悵移時。徐徐歸屋。而樓中之客尙譁。有別者辭者。聲皆笑悅。見大洛美立於樓級下。與拍克及利司忒言。二女在階級之上。大洛美則下立。語刺刺不休。覺大洛美玉立亭亭可愛。迦茵至時。大洛美尙未覺。聞大洛美歡樂之聲入耳。怡然迦茵。則以手拊心。令勿動。聞大洛美之言曰。吾明日告罪。有他人之約。在十一點時。拍克曰。村景至佳。胡不挈利司忒而行。吾自美國至此。尙未觀貴國製乳之坊。且村間廚次。亦宜一觀。利司忒曰。觀此何難。胡趣趣爲此時。利司忒白衣。亦如牛乳。卽肌膚亦如其膩。白頸上環。一串之明珠。以

利司忒之美卽尋常之珠至其粉頸之上亦自發光以玉肌爲之
襯也似此美人之光氣旣射大洛美並射及背後之迦茵大洛美
曰吾之至村非爲觀牛乳之坊及野廁之位置蓋欲覓得一童子
拍克曰何也詎予之以金而周卹之耶大洛美曰近似其事吾一
句鐘予以三辨士拍克曰此殊寡趣胡不同至球場大洛美眼動
而心厭卽曰二位所思殆與我左然十一鐘後亦可至球場同往
無礙不必以車前吾意步行爲佳可直出北門非對車站之門也
吾本欲從爾一行以明日有事不能同往且東西分道不能一轍
果密司利司忒欲赴球場者必有動其興趣若我者固無所重輕
唯行時幸勿誤出他道拍克方欲有言利司忒曰叔母勿談茲事

天下事安有重輕。何必恣爲高論。且爾我據樓級而言。使密司迦
茵久候於樓下。非禮也。又問迦茵曰。明日亦赴球場乎。語至此時。
迦茵已踐一層樓級。過大洛美之前。大洛美不之間。然迦茵眼光。
已見大洛美。注視其裙幅之角。卽其親吻之處。又視利司忒白衣。
翩躚如仙人。己則黎黑不堪。妍媸相去已遠。迦茵卽引目視大洛。
美令其斷優劣。以備采擇。然大洛美仍以目視其裙幅。自下而上。
至迦茵之胸次而止。遂不再視。二人之面拍克忽曰。密司迦茵聞。
遽頰沈吟。久之復思及大洛美。何以屬目吾裙。以招人疑訝。然亦。
不期低頭自視其裙。謂經彼口。一親似吾裙幅。上歛明星。一顆已。

而歛容答曰吾明日不復打球然一至球場亦可因與三人道晚安語次大洛美亦登第一級拍克躬身懷中忽落一書大洛美拾而還之亦向迦茵道晚安亦不握手爲禮於是衆人同上樓心利司忒先行拍克從之謂利司忒曰適間言論和者不同利司忒曰吾甚愛迦茵其人誠正而不欺以理言之識見高於吾輩拍克曰唯面目平庸無長無短利司忒曰貌雖不逾中人然亦不矯僞以媚人貌寢殆天生之也拍克曰彼果不留意修其儀容司各德曾有言曰山林不經修整自有天然之趣利司忒曰叔母勿引古人之言吾知叔母曾讀英國之書然家庭瑣語無須此也今且入吾臥室少談於是二人同入利司忒曰吾有一二語論迦茵請叔母

決之迦茵非羨人。然體格甚佳。衣亦稱身。且潔家又多資。若出以
購明珠。當十倍於我。乃所戴。但爲常珠。是徵其儉。且能自量其機。
其貌以理言之。道德眞而容貌假。更逾十年。而迦茵如故。我更渡
此十年。則不然矣。大洛美雖在女郎中。往來交際。然無一足動其
心者。吾知之甚詳。彼雖時時親我。必不爲求婚而來。蓋其擇配良
苦。萬無遷就之理。即使天女臨凡。未必卽求婚配。旣不爲金錢。正
以己尙多金。人亦無敢以金錢動之。細察其意。純不爲美色。以彼
爲美術家。閱美人多所愛。美人亦多無二十點鐘。留存其心坎者。
惟其所愛之人。望而不能得者。方始戀戀似樹。高而果熟。其探手。

可得轉不之奇必仰諸樹巔方稱其嗜彼迦茵者可謂才美並具無所不包而大洛美之所屬者卽在迦茵之身吾度迦茵必不願嫁其人蓋兒侮之久以先輩自居殆若母之於子也大洛美亦佳品所惜不能自知試問迦茵何人乃嫁彼耶今茲大洛美之魂靈全屬迦茵身上勢必求婚一求婚必爲迦茵所斥吾察觀已了了矣此三日中吾與處無間衆及叔母咸謂我與大洛美雅有愛情實則不爾大洛美久已屬意迦茵凡迦茵所行道幾喚其餘塵日冀迦茵復出此道爲彼所見也其與我相悅者我輒談迦茵我亦盛稱迦茵以助其趣以故彼此頗歡洽其他則未嘗有也叔母果愛我者明日盥漱時故落其僞齒或託他故趣歸教倫勿留此以

梗人婚姻之事。且請叔母勿與吾辯。並勿引經據典。祝我成婚。願老人歸寢。一夜平安無事也。卽謂女僕周西杏曰。汝趣入爲我理衾枕。女僕如言而出。利司忒息其電燈。掀其窗簾。近窗外望明月。心中自念曰。大洛美。吾固深知爾心者在理。爾宜示我以迦茵之愛。則省人無數疑惑。想爾後此亦但對此月明歎息而已。須知明月在天不易取。而得也。利司忒思極而倦睡矣。此時迦茵亦歸其臥室。亦坐而凝思。別大洛美時。不曾與己引手者。想後此非朋友之愛。故不待引手行此常禮。蓋是夕大洛美如餓虎。曾吮人血。故今夕噬人之性復萌。野性旣動。似以必得始償其願。欲而迦茵亦知其意。然禦之有術。亦非坐而待噬者。旣入寢室。籲其扉。則靜坐。

而思後來之事。果但思大洛美愛己之意。則許婚良在意中。然迦茵自知容貌非佳。恩愛之私恐不能恃之。長久既坐息燈室中。洞黑亦啓窗。窗外盼並開其窗。以手支窗。自託其頤下。盼月臺而月光。乃如水淨。而窗門適當月臺。正與大洛美議婚之地而齎盆香草。及釀花無數。尙列石闌之上。迦茵視之。爽然。蓋迦茵年已二十。閱歷滋深。不能遇事不思。而行因細度。大洛美愛己之心。決非愛吾外貌。實尊吾內行。果舍外取內。吾又何歎。此時似大洛美立其前。己則嚴詰之曰。吾有德性。儼爾。爾亦內愜於心乎。似大洛美慨然作答。曰。何爲不愜。吾似又曰。爾我合一矣。且思且引首外觀明月。而月光適照其髮。而窗外高樹著花。花香撲入窗戶。夜鶯鳴於

樓間。此時神思飄飄似同大洛美同坐一舟。翱翔於海上。忽聞教堂上鐘聲已十二下。爲微風送入迦茵樓間。則夜盡朝來。更十二點。則爲明日之日中。當至教堂中。以莊詞答大洛美。因閉其窗門。復然電燈去晚衣掛於移上。遂啟皮篋。出日記本。逐一細閱。至烏兀定下午時。與大洛美談心。大洛美述牧師貌醜而心良事。言雖少。幼未更事。原不知美醜。及演說後。而醜牧師忽呈慈善之容。由此觀之人。苟具善心。卽不爲醜。卽醜亦將謂之美。迦茵觀已。心中忽念及大洛美曾云。心雖如此。然必欲長日與此醜牧師坐對者。又良未必。前後細揣。旣熟。卽又然蠟自照其影於鏡中。而教堂中鐘鳴一下。而迦茵之計已定。徐徐起立。息燈至榻前。嗚咽而哭哭。